

焚余殘稿

馬識途 著

我的诗，
不是史书里的美酒；

我的诗，
不是你们教科书上的题词；

我的诗，
不是史之教科书手中的皮鞭；

我的诗，
不是死之教科书心中的圣经；

我的诗，

不是诗；

我的诗，

是新世纪黎明时刺骨的微曦；

我的诗。

重庆出版社

樊余踐稿

馬識途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李书敏
封面设计 朱 江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马识途 著

焚 余 残 稿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5 插页 4 字数 66 千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1999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4099-4/I·814

定价:6.00 元

目 录

我的诗(代序)	(1)
呵,古老的中国呀,我的母亲	(5)
难道春天已经永离人间	(7)
在这里	(9)
我希望	(10)
路灯	(11)
偶题	(12)
投递不到的信	(13)
邮筒前写照	(14)
人字	(15)
暴雷	(16)
要是	(17)
狱中寄伙伴们	(18)
遥祭	(19)
春天的报信者	(21)
除夕	(23)

我有所爱，在远方·····	(25)
我歌颂，那颗智慧的星·····	(27)
给走路的人 ·····	(29)
找到了自己 ·····	(31)
悼小莺 ·····	(33)
偶然看到 ·····	(35)
顽固的期待 ·····	(38)
乌鸦 ·····	(40)
原形 ·····	(42)
幽灵的悔恨 ·····	(43)
我们要笑 ·····	(45)
这是为什么？ ·····	(50)
将军立马太行山上 ·····	(52)
我向往北方 ·····	(54)
最高的荣誉 ·····	(56)
永远不能忘记 ·····	(59)
什么时候·····	(63)
我们结婚了 ·····	(65)
同志，你醒醒·····	(67)
孤岛的沉没 ·····	(74)
我的最后留言 ·····	(76)
投递不到的信 ·····	(79)
到解放区的第一天 ·····	(82)
最后的打击 ·····	(97)

后记.....	(101)
---------	-------

我 的 诗

(代 序)

我不是诗人，
不善于用烈火般的语言，
去燃烧人们的灵魂；
我不是诗人，
不善于用华丽的辞藻，
去装饰人们的青春；
我不是诗人，
不善于用发光的音符，
去拨动人们的心弦；
我不是诗人呀，
不善于用斑斓的色彩，
去描绘人类的春天。

我有所恨——
于过去，

我有所爱——
于现在，
我有所希望——
于将来。

我恨，
所以我战斗。
我爱，
所以我歌唱。
我希望，
所以我写诗。

我的诗，
不是少爷们沙龙里的美酒；
我的诗，
不是小姐们梳妆台上的胭脂；
我的诗，
不是生之绞杀者手里的皮鞭；
我的诗，
不是死之说教者口中的圣经。
我的诗，
不是诗。
我的诗，
是从几万吨屈辱的矿石中
提炼出来的几百克仇恨；

我的诗，
是从几千年辛酸的层积下
爆发出千百丈一瞬的灿烂；

我的诗，
是高压水龙头的喷口上
奔突而出复仇的射线；

我的诗，
是点着了引线的炸弹，
正期待着粉身碎骨的狂欢。

我的诗，
不是诗。

我的诗，
是新世纪黎明将要到来的微曦；

我的诗，
是旧社会尸体上留下的疤痕；

我的诗，
是反叛者紧握在拳头里的愤怒；

我的诗，
是战死者倔强的脸上的余晕；

我的诗，
是正发着酵的痛苦和希望；

我的诗，
联接着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的诗，呼唤着
冬天的台风，
夏天的暴雷，
七月的流星，
十月的利剑。

我的诗，
不是诗。
我的诗，
就是我。
我就是诗！

呵，古老的中国呀，我的母亲

如一片扎不住根的浮萍，
给掀起黑浪的旋风，从一个
臭水塘卷到另一处臭水坑，
我流落到了昆明湖边。

一样是射出凶焰的狗眼，
一样是僵尸通街横行。

老是神经病患者狂乱呓语，
老是刽子手在摆人肉席宴。

笙歌艳舞掩没了漫天的炮火，
酒香肉臭盖住了刺鼻的血腥。

啊，这就是黄帝的子孙吗？

古老的中国呀,我的母亲。

1942年2月于昆明

(1941年10月自鄂西逃至昆明)

难道春天已经永离人间

我有眼睛，
看不见明亮的蓝天；
我有耳朵，
听不到黄莺的歌声；
我有鼻子，
闻不到鲜花的芳香；
我有嘴巴，
不准许大声地发言；

到处是荒凉和寂寞，
到处是野蛮和愚蠢。

啊，
难道春天已经永离人间？

1942年2月，昆明

在 这 里

在这里，
春天就是冬天。
在这里，
生活就是眼泪。
在这里，
手枪就是真理。
在这里，
人们日夜劳作，
就是为了一副薄板棺材，
和最后安息的七尺土地。

1942年2月，昆明

我 希 望

我希望是酷热的夏天，
或者是暴风雪的冬夜，
叫死来陪伴我吧，
或者给我以战斗的剑。

在这不冷不热的地方，
又当这不晴不雨的天气，
过这种不痛不痒的日子，
我的心像炸弹点燃了引线。

1942年3月，昆明

路 灯

戴着一个破铁斗笠，
日夜呆立在街头巷尾，
忍受了多少风风雨雨，
你终默默无言。

但当黑暗从四面袭来，
唯你张开满布血丝的眼，
给夜行人，无吝惜地，
倾注以温暖和光明。

1942年3月，昆明